

奥勃拉赫特选集

第一卷

无产者安娜



上海文艺出版社

奥勃拉赫特选集

第一卷

无产者安娜

[捷克斯洛伐克] 伊凡·奥勃拉赫特著

倪亮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2

Иван Ольбрахт
Анна Пролетарка

本書根据 Избранное Сочинение
Ивана Ольбрахта 1956 年俄譯本轉譯

奥勃拉赫特选集
第一卷
无产者安娜

〔著者〕〔捷克斯洛伐克〕伊凡·奥勃拉赫特
译者 倪 亮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94 号

每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150×1156 毫米 1/32 印张：9 7/8 插页：1 字数：215,000

1959 年 8 月新 1 版
1962 年 9 月第 4 次印刷
(原新文艺出版社版)

统一书号：10078·0932

定价：(八) 0.98 元

內 容 提 要

《无产者安娜》是捷克社会主义文学奠基者之一伊凡·奥勃拉赫特的最重要的作品，描写一九二〇年在捷克所发生的澎湃的工人群众运动，同时揭露了当时社会民主党右翼机会主义者的卑鄙面目。

这部小说的女主人公安娜本来是一个纯朴的农村姑娘。乡村里艰难的生活逼得她上布拉格一个富翁家里去做女佣。她在布拉格看到了许许多多不合理的现象。在她的爱人东尼克——一个铸造工人——的帮助下，她的阶级觉悟逐渐提高，终于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的一个战士。

本书是我社出版的《奥勃拉赫特选集》第一卷，第二卷拟出版《侠盗尼古拉》，第三卷包括奥氏的一部分中短篇小说和回忆录等。



伊凡·奥勃拉赫特

伊凡·奥勃拉赫特

一九四〇年秋天，捷克斯洛伐克全国都散满了传单，传单的
字里行间洋溢着热情和勇敢，发出忠于人民的誓言。

“我们，人民思想上的领导队伍，”传单中这么写着，“同祖
国的人民有着深厚的、牢不可破的联系。可是，这并不是因为我
们把自己的观点灌输给人民，而是因为我们把人民的观点反映
了出来。我们，文化人，出生入死，总跟自己人民中最进步的力量
结合在一起。”

尤利乌斯·伏契克用捷克斯洛伐克先进知识分子的名义而
写的这些话，是提供我们了解捷克斯洛伐克知识分子最优秀的
代表之一伊凡·奥勃拉赫特的生活和创作的锁钥。

奥勃拉赫特的整个一生，全心全意地献给了反对资本主义
制度的斗争。这位作家所写的许多激动人心的作品，总是反映
出人民的思想和感情；对人民，他毫不吝惜地贡献出他的才能、
经验、知识，还有他那颗充满热情和爱的心。奥勃拉赫特的作
品，正象他的生活一样，同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是分不开的。因
此，奥勃拉赫特才被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自豪地称为人民艺术
家。

伊凡·奥勃拉赫特（加米尔·济曼的笔名）于一八八二年一
月六日生于赛米里。这地方是波德克尔康诺什耶的工业区。

“陷入貧困的工人，”他后来写道，“同掌握整个区的什米德特工厂大企业主展开了斗争。在这里常常发生罢工。我的父亲在賽米里当律师，他在工人同厂主的一切争执中总是站在工人的一边。为了这个原故，厂主们都痛恨他，也因此我们就很穷苦。”

工人的民族斗争和社会斗争——奥勃拉赫特从小就处在斗争的中心地点——给了他不可磨灭的印象。

他的父亲——作家安塔耳·斯达歇克的个性也对他起了很大的影响。斯达歇克是被压迫人们的热烈捍卫者，是楊·聶魯达和斯伐托普罗克·捷赫——当时站在无权无势、备受压迫的人们一边的两位先进诗人——的朋友，他教导他的儿子爱人民，尊重人民的文化。

奥勃拉赫特在父亲的影响之下，很早就爱好读书。这位后来写了著名的《俠盜尼古拉》小说的作者，对那些叙述“俠盜”、反抗者的书特别入迷。

“我特别喜欢他们那种大无畏的、超人的力量。我不知为什么时常天真地想，要是现在亚諾施克和科集納还在的话，他们也会帮助人民同工厂主斗争的。可惜当代没有那种胆大的反抗者，”作家在一九三二年回忆道。

在中学读书时代，奥勃拉赫特在克腊洛夫宫内认识了伊奥捷夫·烈兹列尔——捷克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先驱者，接近了工人们，开始参加他们的会议。在同烈兹列尔和工人们谈话的影响下，奥勃拉赫特对政治书籍发生了兴趣。还在中学时代，他就读了《共产党宣言》，后来在一九二一年把它译成了捷克文。

在文艺作品方面，这时他的注意力集中于俄国作家——托

尔斯泰、屠格涅夫、果戈理、薩尔蒂科夫-謝德林、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訶夫、高尔基的作品，这些作品在九十年代列入《俄国作家文庫》开始出版。按照院士涅耶德雷的說法，这些書籍是“排除那时已从西方涌入的頹廢派文艺的良藥”。奥勃拉赫特特別重視高尔基的革命作品。“《海燕》、《鷹之歌》和《小市民》，”他說，“給我指出了我在生活中应处的地位。”

在暴风雨般的一九〇五年，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奥匈帝国統治的全部土地上展开了人民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布拉格大学的学生伊凡·奥勃拉赫特是最积极的参加者。

对于政治生活的关心以及內在的写作要求，使奥勃拉赫特走上了新聞記者的道路。他最初的一些作品，从一九〇五年起，陸續发表在社会民主派的各种杂志《鐘声》、《紅花》、《蕁麻》等上面。在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对当时现实生活中最尖銳的一些問題发表意見的热烈意图。从一九〇九年到一九一六年，他住在維也納，在捷克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工人报》担任新聞記者。这个时期，在許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奥勃拉赫特：維也納郊外工厂区里的工人們中間，議會中的新聞記者席上，法庭里，以及在社会民主党的會議上。

奥勃拉赫特大声疾呼地捍卫波德克尔康諾什耶的劳动人民（特写《波德克尔康諾什耶的地方工业》、《招魂术者》），反对軍国主义（短篇小說集《后备兵手記》），譏笑資產階級政党的无原則性（《包罗万象》，一名《各种貨品一概經營》），嘲弄小市民的道德（《負担》、《冬天》、《太太們》等）。然而，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对資產階級社会的批判还近于无政府主义者的反抗，这位年青作者的政治观点还是模糊不清的。这时，奥勃拉赫特还没有了解无政府主义的本質，因而并不設法擺脫它的影响。

还应当指出，他早期的許多作品概括得还不够寬广，他还不善于选择最主要的东西。作者常常想要叙述他的全部印象，采用了平敷直叙的描写方法。有时，奥勃拉赫特同情小說中的主人公，因而不免带一些温情。

然而，就是奥勃拉赫特的早期作品，也証明了他具有无可怀疑的才能。这些作品带有健康的、生气勃勃的因素，在选题和总的思想倾向上近于当时年青的散文作家馬耶洛娃和哈謝克的作品，这两位作家的創作是繼承了捷克民主主义文学的进步傳統的。奥勃拉赫特、馬耶洛娃和哈謝克的短篇小說，对抗着当年充斥奥匈帝国書籍市場的悲觀失望的頹廢派作品。在这方面，应当特別指出奥勃拉赫特以战争題材写的一些幽默短篇小說。熟悉軍隊生活（奥勃拉赫特曾服現役，并因发表“反叛”言論由武备中学学生降級），描写帝国軍隊官僚政治机器时有声有色的幽默轉成諷刺的离奇故事——这一切都給作家带来了应得的成就。

奥勃拉赫特的一些优秀的短篇小說中，有一篇是給作为社会民主党杂志《光輝》附刊的年鉴写的，那就是《对祖国的爱、长官的姓和教养》（一九一〇），它一針見血地譏嘲了奥匈帝国軍閥和形式上的爱国主义。奥勃拉赫特异常幽默地描写了“爱国主义”課程，通过描写說明了，不仅作为學員的士兵，就連那些自高自大、架子十足的作为教师的軍官，也搞不清楚什么是爱国主义、祖国、荣誉以及其他“抽象的”概念。

这篇小說很象哈謝克写的关于一个雄赳赳的士兵帅克的一些故事，它們在当时（一九一一）初次汇编出版。

奥勃拉赫特在这篇小說中，不只是抗議軍隊的秩序和对士兵的侮辱，他还清清楚楚地認識到，必須同产生这种秩序的社会

制度本身作斗争。在小说的结尾，一个兵士用坚定的口气说：“你们想一想，难道这种侮辱要永远忍受下去吗？你们想一想，难道能永远让这些混蛋揍我们吗？只要人们一开始惩治他们，我们就不该再袖手旁观。”这些话不是没有意思的。

这样，还在一九一〇年，奥勃拉赫特通过一个被压制的士兵形象，就反映了来自人民的一些人，尽管那些威风凛凛的奥国沙文主义者打他们的耳光，他们还是明白：指挥官那么卖力地号召他们爱护和保卫的“祖国”，垮台是不可避免的。

另一篇短篇小说《老翁戴桂冠，誉满维也纳》（一九一三）也具有尖锐讽刺的特征。老头儿努维靠了在选举前发表的诈骗演说，暴富起来，他那滑稽可笑的历史与粗野的嘲笑和一般的笑话毫无共通之处。由于概括得极为有力，小说愤慨地揭露了资产阶级政党的鬼蜮伎俩。

就在同一年（一九一三），奥勃拉赫特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愤世嫉俗的人》问世了，里面收入了他早在一九〇八至一九〇九年在《钟声》杂志上发表过的作品《叶兹卡、福尔柯和派乌林那》和《兄弟查克》，以及稍后写的短篇小说《剥皮者和狗》。

奥勃拉赫特所说的“愤世嫉俗的人”是那些到处为家的杂技演员、可怜的滑稽演员、脱离劳动的农民、流浪汉、无家可归的人——总之，是指那些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被抛弃到生活的底层的人们。半饥半饱、毫无人权的生活，不断的迫害，小市民们含有敌意的好奇心，使他们变得冷酷无情，愤世嫉俗。作者对他们怀着深厚的同情。然而这并不妨碍他显示他们的消极等待和无力改变当前存在的制度的性格。他们的反抗方式往往表现为胡作非为、流氓作风或者残忍的报复，不但没有基础，而且毫无前途。这些小说有时同高尔基写的关于流浪汉的作品有些类

似，可是，跟高尔基不同，奥勃拉赫特引起讀者特別注意的，不是把流浪汉导向生活底层的社会原因，而几乎只是这些“憤世嫉俗的人”的内心世界。

“憤世嫉俗的人”这一类题材，奥勃拉赫特繼續采用在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說《最黑暗的牢獄》（一九一六）中。不过这种“憤世者”，孤独者，在这里已經不是流浪汉，而是一个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奥勃拉赫特描写了这个彻头彻尾只顧自己的自私自利的人精神上的悲剧。然而作者全神貫注于主人公病态的細致心情的分析，以致沒有能够作到有力的、社会性的概括，来显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生活中典型的一面。

在下一部长篇小說《艺人叶賽尼奕的奇怪友誼》（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中，奥勃拉赫特的注意力重新集中在个人主义者的精神悲剧的各种原因上。但是在这里他也注意到当时各种迫切的問題。

长篇小說的情节展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广闊背景上，然后是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爭取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在这部以探求正确的理想为标志的小說里，作者讓它的主人公們出現在社会斗争的舞台上，把他們的生活同人民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通过艺人伊尔日·叶賽尼奕的形象，作家企图指出：局居在个人感受的狹隘圈子里的生活，不可避免地会使人走上絕路。可是奥勃拉赫特不能提出正确的出路，这一点反映在小說中冲突的選擇上，也反映在人物性格的发展上。作为这部小說的基础的是这样一种思想：自古以来的两个基本因素“善”与“恶”在生活中不断进行斗争。按照作家的意图，在伊尔日·叶賽尼奕身上具体表现出“善”和被动性，而在他的朋友楊·韦謝雷身上具体表现出“恶”和主动性。人类的幸福就在

于战胜恶和被动性。小說发展的全部邏輯都是人工造作出来証明这些思想的。例如，人物的性格，主要是通过描写下意識的直覺来揭露的。小說里过多地充滿了偶然的、不合实际的情节和宿命的、半吞半吐的詞句。这一切，使主要的主人公伊尔日·叶賽尼奕精神的复活——克服了被动性，站到人民的队伍中，为民族权利而斗争——不能令人信服，在艺术上也缺少根据。

然而奥勃拉赫特是一位善于观察、好钻研和探索的作家。他从来不会停止向生活学习，不怕同那些妨碍他、拉他向后退的东西断絕关系。首先他必須在思想上和創作上經過許多探索，然后他才能使自己在世界觀和作品中完全清除那些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心情的包袱，坚强地站到无产阶级立場上来。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掀起了社会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强有力的高潮，促使捷克民族和斯洛伐克民族从奥匈帝国压迫下解放出来，同时对奥勃拉赫特的思想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偉大十月革命的胜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工人革命运动的高漲，使作家們明显地分成了两个互相敌对的陣营。一个陣营参加的是有民主傾向的进步作家，他們痛恨沙皇的专制統治，同情俄国工人階級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欢欣鼓舞地迎接俄国革命胜利的消息。在这些作家的政論和創作中，他們贊頌这个偉大的創举。十月革命使阿·斯达歇克、費·克·沙耳达、姆·提耳蕭瓦、克·托曼及其他一些作家作品中的民主傾向加强了；它使战斗的革命文学接近了生活，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是涅依曼、沃耳克尔、哈謝克、馬耶洛娃，評論家涅耶德雷、瓦次拉韦克、伏契克。

資產階級国家的成立产生了烏烟瘴气的沙文主义，另一个

陣營就集合了一些深受沙文主義影響的作家(得克、美迭克等)。他們對俄國發生的事件表示懷疑、戒備，甚至公開敵視，因為他們在十月革命的勝利中發現自己的階級存在受到了威脅。

對於奧勃拉赫特，象對於許多進步的西歐作家一樣，十月革命在他的生活和創作中是一個決定性的階段。他不止一次地着重指出，他的一些最優秀的著作應當歸功於十月革命。奧勃拉赫特一定要親眼看見革命的成果，就在一九二〇年初秘密地到蘇聯去，並且在那里待了六個月。

蘇維埃俄羅斯的情況是很緊張的。它經過了國內戰爭和外國武裝干涉的沉重年代後剛剛恢復元氣。

那時在蘇聯國內為數不多的外國觀察家，一般都肯定地認為俄國快要完結了，蘇維埃政權經受不起武裝干涉、破壞和飢餓，必定要垮台。

奧勃拉赫特却不是那種“觀察家”。他是作為俄國的一個真摯的朋友而來的，這個朋友歡欣鼓舞地迎接並且真正了解這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勝利。他看見了，“千百萬雙手在緊張地工作，為了恢復被世界大戰和國內戰爭所破壞的東西，建立基礎，在這基礎上將建設起比過去存在過的更加宏偉的事業。”^①

“在莫斯科我花了很多時間讀寫，並且學習，”^②作家敘述道。在莫斯科他就有寫一本關於蘇維埃國家的書的打算。歐洲的報刊怎樣報道蘇維埃俄羅斯的生活，奧勃拉赫特知道得很清楚。他讀過不少奉主子的命令而寫的論文，這些主子對誣蔑蘇維埃共和國不惜付出任何的代價。正因為這個原故，奧勃拉赫

① 伊凡·奧勃拉赫特《現代俄羅斯寫照》，一九二〇年布拉格出版。——原注

② 《創造》雜誌，一九四九年第五期。——原注

特就給自己定出一个目标：揭穿一切关于蘇維埃俄羅斯的捏造的謠言，使讀者的注意力不再停留在旧的被毀滅的垃圾上，——也許可以这样套用高尔基的話——而轉向新的建設的許多事实。这个意图在特写集《現代俄羅斯見聞》中實現了。

奧勃拉赫特描写了蘇維埃國家的劳动生活。他用許多富有說服力的例子証明，蘇聯怎样建立了新的社会关系，怎样产生了新的社会主义道德。作为一个作家，他自然不能不关心文化建設的問題。他在自己的特写集中把关于蘇聯的戏剧、电影和造型艺术（首先是关于《羅斯塔之窗》的宣傳画）^①方面許多新的东西介紹給了捷克讀者。奧勃拉赫特談到这个无产階級國家出版了許多古典作家的作品，不仅是俄國作家，而且有西歐各國的作家，其中包括捷克作家，他強調指出，愛護任何民族的民族文化寶藏，正是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特点。

奧勃拉赫特以很多激动人心的篇幅描述蘇聯的奠基人列寧，作者本人曾經見過他好几次。

正确了解事件的本质，不仅善于觀察、看出，而且善于預見，这两点决定了特写的真实性和在宣傳鼓動方面的巨大意义。

这次蘇維埃俄羅斯之行以及觀光莫斯科，使作家終生成为蘇聯真摯的、忠实的朋友。奧勃拉赫特指出，蘇聯显示給他“非常多的东西：理想的實現——一九一七年，我担任社会民主党的新聞記者，讀到了所向无敌的十月革命最初的一些报道，对这些报道深有体会；正确的認識——一九二〇年，我作为尚未組成的捷克共产党代表，秘密到蘇聯去參加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① 在外国武装干涉时期，俄國電報通訊社——羅斯塔所发表的战斗性的政治鼓動宣傳画。——譯者

在这社会主义共和国里居留并且工作了六个月；……新的希望——因为我認為苏联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并且相信它能够引导人們創造新世界，也給我們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带来幸福”。^①

奥勃拉赫特内心怀着这种对新世界胜利的信念，从苏維埃俄罗斯回到了捷克。他精力充沛地投入政治工作，常常在會議和群众大会上发言，訪問克拉德諾、摩拉維亞的奧斯特拉瓦，以及斯洛伐克的一些城市。在他的許多論文和报告中，他揭发社会民主党右翼首脑們的背叛行为，号召工人階級建立自己的革命政党。他講述苏維埃俄罗斯的真象，在那儿“正在創造新世界和产生新文化”。奥勃拉赫特积极地参加社会民主党左翼同党的机会主义的領導所作的斗争。一九二一年五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成立了，奥勃拉赫特是第一批加入党的队伍的人之一。他参加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紅色权利报》的首任編輯委员会。因为他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他經常遭受迫害并且不止一次地坐牢。

从二十年代中叶起，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运动开始暫时的减退，資本主义制度得到局部的稳定。在这表面“順遂”和“平靜”的时期中，資产階級文学正在經歷着深刻的分化。不問重大事件，鼓吹不参与政治活动，鉅在内心感受的圈子里——这些都是資产階級作家作品的特点。在这同时，那些“时髦的”西欧形式主义的流派，如构成主义、幻想主义、超现实主义，也风行起来。就在同資产階級文艺展开的斗争中，真正的人民作家成长和坚强

① 伊凡·奥勃拉赫特对《星火》杂志征詢意見的回答，一九三六年文学博物館档案。——原注

起来了。乐观主义，信任人民，对人民的未来充满信心，給涅依曼、馬耶洛娃、馬利若娃、伏契克的作品增加了力量和重要性。通过同資產階級文艺作斗争，伊凡·奥勃拉赫特的才能也巩固并且壮大起来了。

一九二七年，奥勃拉赫特的短篇小说集《奥匈帝国和共和国时期九篇动人的小说》出版了。在这本小说集中，奥勃拉赫特收进了从前写的几篇幽默作品《教皇》、《愛國論》、《老翁戴桂冠，誉滿維也納》、《带手枪的姑娘》、《永恒的爱》，以及几篇在資產階級共和国时期的新创作《厄杜阿尔德·查克的官运》（一九二一）、《无名的兵士》（一九二二）、《仁慈的法官》（一九二六）、《伊捷拉河上的堤坝》（一九二六）。在这么长的时期内写的这些小说，总起来只有一个共同的思想：資產階級的捷克斯洛伐克，保留了帝制时代的旧秩序，象奥匈帝国一样敌视人民的利益。就在这个共和国里，正如奥勃拉赫特在本书第二版序言中所写的，“枪杀共产党员和工人，牢獄里关满了无辜的人，書报檢查員居然連从卡勒尔·哈夫利西克·波罗夫斯基和楊·胡斯的書上引用的文字都不准印行。”

在小说《厄杜阿尔德·查克的官运》中，奥勃拉赫特用离奇的情节、諷刺抨击的文字，描画出奥匈帝国和捷克斯洛伐克黑暗的实际情况。他嘲笑資產階級的人道主义，說它是“只不过用新的詞句来表示旧的統治的概念”。奥勃拉赫特不惜笔墨，勾划出一个“人道主义”的“兴奋”而“忠忱”的保卫者——一个粗野的軍人、告密者和騙子手厄杜阿尔德·查克。作者怀着痛苦和憤懣的情緒，用心观察：查克怎样在职务上发迹高升，怎样用殘酷的兽性和无原則性来博得高級长官的欢心，由于他的“才能”，他变成了一个在“民主的”捷克斯洛伐克不可缺少的那种入物，正象在奥

匈帝国时那样。一个人要会残酷地镇压罢工，凶暴地虐待政治犯，伪造文件，讹诈勒索；才能在民主共和国里官运亨通——就凭这一点，足以说明了这种民主的特征。

在《无名的兵士》那篇小说中，贯串着对使劳动人民陷于饥饿、失业和贫困的社会制度的抗议，也贯串着对使人民为他人的利益死去的资产阶级的抗议。

集子里的这几篇小说和其他的作品，所有的题材都响彻着巨大的政治呼声。作家的情感热烈而率真。他更大胆地、有一定目的地把政论写入小说中，政论的目标是彻底铲除社会的恶根。因为这个原故，资产阶级的评论把奥勃拉赫特的小说称为缺乏艺术的宣传品。奥勃拉赫特反驳这些评论，满怀信心地捍卫作家的权利，那就是积极参与各方面的社会政治生活。“难道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跟爱和劳动不一样是生活的一部分！难道艺术家在看到那些无论如何要想阻止世界变得美好的人的卑污行动时不应当热血沸腾！”作者在小说集的第二版序言中这样写道。

連捷克斯洛伐克最好的长篇小说之一，描写一九二〇年革命运动的《无产者安娜》，资产阶级的评论也说它是“粗糙的宣传品”。这本书出版于一九二八年，那时，当局对共产党的出版物的迫害正在加强，色情文学和庸俗的侦探小说充斥着捷克斯洛伐克的书籍市场，资产阶级评论家称颂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市僧，并且宣传不相信人民的创造力量。

共产党员作家伊凡·奥勃拉赫特这部新作，散发出新鲜的朝气和乐观主义精神。

奥勃拉赫特发展了捷克现实主义散文的先进革命传统，创造性地运用了高尔基创造的优秀的工人英雄的经验，写出了这